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一

后集

文敏楊公墓志銘

榮

楊文貞公

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敕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眾曰曷俟少閒公曰君命不可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斂既馳奏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泣祭遣中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司治墳曾大父伯遜大父達卿父伯成皆贈榮祿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母黃大母謝繼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內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黃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

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謨齋敕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敕褒觀公讀奏訖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衰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後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具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右春坊官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旣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及公金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

降虜脫脫不花等率部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爲寧遠侯八年春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先齋敕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奉奔母喪遣中使護送旣還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修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爲總裁十年二月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爲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敕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敕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守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瓦剌時皇太孫侍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卽與講析理義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旣還敕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爲總裁十四年升翰林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高廟實錄

賜宴賚胡公沒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
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眾共舉之實欲疏公上不聽公遂
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畱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
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
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採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
云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意固如此遂寢三
殿災公借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
拔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
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二十一
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
王也生土干來歸命公往議定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
中道軍餉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諭
虜釋其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建之政
和山寇劫掠請敕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爲有司所苦出不

得已兵出則良民先被害願遣一敕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
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
政務此歸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皇太子孝
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
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眾遂推公先馳歸
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卽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
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投資善
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上
嘉歎卽升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敕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
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二代考妣無幾上命範白金爲方寸
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謬以賜師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
直言匡輔修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仁廟上賓時皇太子監國南
京遺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宣宗皇
帝嗣位修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

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於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
翺以翔舒華振英北裔西垂從狩萬里職典著文亦兼知武羌虜
胸臆帥垣弱強重瞳屢顧敷奏惟明晚陟三孤二公弘化恪恭朝
夕敢或遑暇帝懷敷仁鞠躬承之民懷被福眎勉成之志存寬惠
行在果斷嘉謀讜議衰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竝而
訃奄來越昔內閣七人同事桂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
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

少保文定楊公言行錄

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閒位至少保卒年
七十五諡文定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
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漢一時
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采文帝事編爲事類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名臣贊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
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

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
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
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
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
夫亦讓一頭地又曰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
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
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古穰雜錄公祭座主胡祭酒
先生曰區區昔承見許於文字之閒繼而忝同官得相從者二十
餘年先生致仕以音問往來者又二十餘年區區夙夜砥礪恆恐
負先生所知有玷於斯文而未能也集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
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卽樂從公亦善改
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誤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
言色公卽已之水東日記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
官居何必用桃符宣德正統閒名臣稱三楊文貞爲西楊文敏爲

東陽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則之文貞因出西江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陽號文定焉東王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上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被命歸省其母太夫人於江陵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修為太子洗馬侍仁廟於春宮丁先太常府君憂詔奪起待講經筵後屢欲歸寧而竟不果行薦以迺晦十年不得快適太夫人年高强食益壯教諸孫綜理家政裕如也公在羈遠念不得見母中抱沈鬱食息幾廢然聞其康強冀他日必復得見輒用自解永樂甲辰秋公再入翰林為學士賜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號未數月超拜太常卿推恩上及三代太夫人加封三品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虛歲太夫人甚厭苦之至是上優詔復其家公在京師馳書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太夫人被二品命服北向稽顙諸婦孫皆羅拜欣躍以至感泣公今又乘傳南還計日抵舍太夫人

童顏白髮雲冠霞帔坐堂上公朱衣象笏拜階下諸婦孫先後奔走奉觴上壽當此之時更不知天壤閒復有何樂可以及此也況內帑泉幣白金文綺之錫絢爛稠疊拜墓燎黃祭畢而燕樂與父兄宗族侈上之賜士君子效用於時沐此光寵可謂盛矣雖然賢才之生天固有以啟之是以明良相逢功業克建而令名無窮焉若公之德器材識卓為一代偉人而君臣知遇又如此豈偶然哉
送歸省序自昔聲華藹禁林幾年出處歎浮沈漢文未許馮唐老鮑叔偏知管仲心賜食每當瓊署曉退朝長傍落花陰眼中親舊無多在白髮相看意轉深
金寔奉和直弘文閣詩並覽非集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為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文貞公時文貞已卧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為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撤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

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躋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可見善齋公撰繡林讀書記曰學宮在繡林之陽與龍蓋諸峯相望此其讀書處也予自髫鬣就傅於茲者若干年讀書之暇偕同遊登山椒盼長江望洞庭覽雲夢之墟天光萬里逸興雲飛有不自知其樂者及出仕途歷險夷又若干年今年七十有一追惟父祖教育於斯師友訓礪於斯國家作養於斯而寤寐之間未嘗不在於斯也復惟少時拙工呈朴備員翰林由編修遷洗馬以事坐廢若干年復入翰林遷太常再遷禮官忝列三少之末仰惟聖明過蒙拔擢不敢不敬謹從事以圖報萬一況讀書終身亦恆以禮自度不敢以夷險易心第由才識疏庸年益衰邁而終不能無慊然於進退之節尚思以義制之而不敢昧於所私也

公年七十乞老上疏曰臣一介書生荷蒙國家作養出仕四十五年歷事列聖叨享廩祿復蒙皇上厚恩擢居顯秩日侍清光恩禮

優厚臣再世再生莫能補報臣今年七十有三筋力衰耗耳目昏瞶思慮不周事多遺忘加以今春邁疾叨蒙聖恩命醫調治痊可然自是血氣益衰日甚一日雖欲勉強圖報萬一而力不從心竊自思惟有斃而已仰惟古昔聖帝明王斟酌人情制爲致仕之典聖朝稽古爲治推廣仁心優老恤賢人臣七十得致仕不强其所不能以全始終之誼士君子揣分知足明於進退不敢貪祿固位以存廉恥之心維時人有士行朝無倖位良以此也

公自贊小像云資可以爲學而理或有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又自贊待漏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峨峨其冠瑋瑋其珮日近清光談仁道義將爲德爲民以爲志乎抑碌碌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道匪知之艱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報萬一庶幾於君親爲無愧也

李文達公序公文集曰公蚤掇巍科擢官翰苑進宮僚而輔導之

功顯入內閣而論思之職修日備顧問於弘文而經濟之略大展
屢任總裁於國史而勸戒之義彌彰平生之志於是乎伸矣則其
事業豈易及哉及觀其所爲文章辭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爲工意
惟主理而不以新奇爲尚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爲無用之贅言論
必有合於道而不爲無定之荒論有溫柔敦厚之旨趣有嚴重老
成之規模眞所謂臺閣之氣象也平生之學豈不由是而著乎文並
集司寇彭文惠公贊曰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
懲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國著龜典刑東
里建安參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名臣

少師楊公大傳士奇

王文端公直

公楊氏字士奇其先華陰人南唐虞部府君輅始居廬陵再世徙
吉水後至允素迺徙居太和故今爲太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累官
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國史祖公榮父子將皆不仕而皆以文
學行義重於時父早孤母夫人陳氏教育之甫六七歲告以世德

之詳公卽感奮力學雖甚貧親執勞事然未嘗廢卷時喪亂雖平
而苦無書四書五經皆手鈔以讀海桑陳先生夫人世父也甚愛
公早夜訓飭使必由道年十五衰然爲人師學行日益有聞縉紳
君子禮重焉郡縣文舉爲學官皆不就久之朝廷以博學徵入翰
林任編纂共事者皆天下宿儒推公精博未幾合吏部考第其文
授以官又以公爲第一投親王府審理副然猶執筆在翰林太宗
皇帝卽位遂擢爲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
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升侍講上嘗諭
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上知遇忠
勤不懈早夜孜孜以修其職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
春坊左中允益見寵任文華殿當講大學公呈講義於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奏曰二帝三
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家國天下皆大學之道上復曰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證庶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

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常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人有眾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誠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朝廷君臣皆不可不知皇太子卽取視且命翻刻以賜諸子亦以賜公曰予倚卿爲輔卿亦當留意也饒州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邪遣行人押季支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上復諭羣臣曰

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篋諸物將以遺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公名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眾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眾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升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抃所閒憂鬱感疾勉强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眾未及對公進曰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卽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人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命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眾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公能服善曰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

意於公明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公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關失而上下安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著而以易斷命公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爲卜

筮作然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卽不敢泣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勿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寔居恆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

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掙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禽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子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眾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公足之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俾

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儀智眾以爲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卽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兵爲變因祕未發喪皇太后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今聞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卽進納上卽取付太孫曰有啓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畱之旣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爲貶臣兩人不應先及上初卽位

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爲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卽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上曰數日事叢勝此蓋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耳卽命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做漢制易吉服上時未有答震退徧語羣臣明且易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服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明且羣臣皆就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答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升少保翰林以公等所受誥草進呈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曰聖德能容臣等敢

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爲法升少傅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甚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畜賤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爲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脛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眞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孤立恐爲眾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

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敕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合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黃淮等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敕禮部設而不作未報乃復進奏待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三日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爲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調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

廉貪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迂旨後已升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卽命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韙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敕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誠忠良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洪熙元年二月上以田二頃賜公時蹇義先已受賜公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三二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眞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賊吏乎四月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公及蹇義夏原吉楊榮義等曰陛下卽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

斂徭役可謂治世矣公對曰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再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關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以眾言猶不憚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眾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論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敕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上

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議定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卽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閒榮遂傳旨

令公草敕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令逆黨言實與趙謀卽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卽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上今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敕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內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上不憚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獨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敕書往諭且示

以眾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疏斥之久之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鬻表乞立爲陳氏後詞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爾示弱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五年二月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上曰被災之處稅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孳畜馬驟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爲朕言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采買諸

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概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若漕運而倉庾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上稱善卽書敕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戶部不行追徵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艱然曰今欲再下敕寬恤必舉此爲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旣赦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爲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

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閒田爲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爲一例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上曰然若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將用之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眾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舉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

用公又奏臣見聞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恩徧及天下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公密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今上卽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爲心率其同列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當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去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爲非者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在大僕寺苑馬寺關用西蕃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省者取自上裁詔皆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宣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皇上留

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惟在慎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己頗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奏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太皇太后遂告諭公等專以擇講臣爲務尋升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公又念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爲可惜在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

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羅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糶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復問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

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敕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爲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爲喜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監在前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竊緣眾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聖斷

只依先皇帝敕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
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
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
擇詔如公議五年公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皇上臨
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欠悉皆宥免民生既安天休
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未清歟聖心惓切惟在施仁慮恐
理官奉行未至乞令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
人賜之以敕分行天下審錄囚犯親詣州縣召集里老親鄰審問
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輕罪有疑者卽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
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公久在朝廷處
宥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爲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
知而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太皇太后亦知公爲人宣宗皇帝
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
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旣數日上諭公曰太皇太后爲

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
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幾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
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迂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
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不用卿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
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公對曰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
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罹譖毀而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
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
非非悉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
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
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卹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
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眾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
興不卹也直道而行不爲阿徇永樂宣德中同列有譖公於上者
皆賴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爲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縉尹昌

隆之死言於仁皇皆存其後公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直嘗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若君臣相得內外無閒享其福祿榮名而久於其位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文學表然爲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於朝廷者四十年君明臣良志同道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典冊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於公決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耆成人詩所謂王之蓋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錄成書曰此列聖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直從公久其受教爲多而知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始取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爲之傳使後之君子有考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一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祭酒文毅李公言行錄

懋

楊尚寶

廉

后集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諡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無所不讀永樂間取進士第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祕書學古爲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而所治無冤人與修高廟實錄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報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宣宗皇帝尤矜容之升侍讀學士待之加厚賓興之歲三命典文衡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爲公正統初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淳夫其人也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與言於上遂以任之諸生

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爲之倡而仁義危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雖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上爲之喜甚賜予有加王直撰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宣廟卽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祭酒倣胡安定教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古禮錄李先生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督

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證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可齋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羅倫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荷校願代門徒之義歸老於田名儒風致彭韶撰贊

尚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直

李文達公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贄仕宋爲戶部侍郎徙居秦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爲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

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時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祕書冀成遠大之學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升侍讀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宮僚首升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敕皆以屬公又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鏹之賚進階中順大夫今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

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璫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以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投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境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升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公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於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脩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

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號得人奔競之風爲之一息居第隘陋曾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於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上爲之悼惜特贈太保諡文端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五人長積翰林檢討居母憂以卒次曰積次曰穆曰桐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積等卜以天順七年正月六日葬於邑之實信鄉高坪之原乃以公所爲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志未有過於公者謹次第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明昌繫彼賢馬有一挺生繁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熒然大江之右鸞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富惟譽之芳遂秉鈞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我烝民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旣祿且壽國藉著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軫我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哀榮無然愧作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祭酒陳公言行錄

敬宗

楊尚寶

廉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溪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升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卽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旣罷必畱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古穰雜錄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與修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升祭酒爲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

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於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無乃誑君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水東日記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而頽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爲誨朋來是樂不懈於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韶撰贊

副都御史吳公言行錄

楊尙寶

吳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常被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聲聞江東郡邑薦爲

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上疏懇辭時仁廟監國聞之命教諸功臣子弟復拜監察御史歷升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

海虞吳敏德爲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王直撰贊

序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爾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水東日記公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

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正士習爲文章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公自童巾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

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飭務以行檢爲先至其爲文根

柢則以羣經爲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爲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

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爲御史爲僉都御史所至皆籍籍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魏驥撰思菴文

集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論議博達今古其在臺憲十有餘年蹇蹇諤諤正氣凜凜其心寬厚仁恕未嘗察察以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持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非眾人所以望於公也陳敬宗撰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醫監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貳憲臺清德莫比獨老劬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彭韶撰贊

諒江知府劉公言行錄子輔

尹侍郎直

劉子輔諱以字行江西廬陵人永樂宣德間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憲使左遷諒江知府死節子輔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為賢御史九載考最升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難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

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眾攻城城中食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鬥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污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家子輔平素恂恂少言若無所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旦暮閒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債貽誚無窮視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卒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曷嘗乏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並楊士奇撰尹直撰贊曰嗚呼子輔志節端方觀風兩浙凜凜冰霜乃司廣

臬乃守諒江撫綏民夷豈弟循良黎孽叛寇所在披猖獨率兵民
禦邊捍防食盡力屈矢與城亡子妾先盡不污賊戕妾義子孝忠
儷許張卹恩有腆廬陵有光

尚書張公神道碑銘鳳

李文達公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後徙真定之安平曾祖才卿祖
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爲禮科給事才卿德林俱用公貴贈資
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
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公人以爲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
知有奇志鄰有病召巫治之公往觀之竟不驗扣其神曰卿相在
此公去神乃降眾驚異曰此子殆不凡者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
言授春秋經每有講說卽能問難穎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
衣不解帶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永樂己丑北虜犯邊文廟親
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於陣公時年十四大父母
垂白在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與兄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得其

懽心久之有司聞公孝友選爲邑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
雨不輟遂領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爲之吏部尚
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
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
獄未決付公理之公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數百人能譽大
振大司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闔部章奏及錄在京逮繫者正統戊
午冬特升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以前未有也已未
夏以京城草場出內多弊敕公巡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
郎公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
石遂定爲令往年南京芻粟專委之憲臣至是敕公兼督蓋以出
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爲張板朝廷亦知其名己巳春賜
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賚以白金文綺景泰壬申春升本部
左侍郎未幾進尚書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譽望乃轉兵部尚書參
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召爲戶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

萬計多以不給爲憂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皇
上復位思南京舊都得舊人庶可以壓眾心仍命公爲南京戶部
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
休致不允舟還疾甚未抵任而卒是歲三月十八日也距生洪武
丙子九月四日享年六十六公爲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爲
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
人李恂爲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
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
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卽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
性尤真率客至卽出酒肴對酌爲樂不計豐約與之接者未嘗不
稱爲樸實君子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日曾無過舉卒之日
有司以訃聞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賻儀復命有司爲治墳墓
給官舟歸葬於鄉公配李氏累封夫人子男三人長愷次悌次怵
孫男六人銘曰

侃侃張公生也不偶大器宏才童時已負乃承家學乃掇巍科歷
躋臚仕不偏以頗不偏以頗時呼爲板愈見其操孰不嚴憚允顯
天性孝友諄諄濟物之心一何孔仁旣參兵戎復總餉饋茂勩宏
昭凡我士類稽其終始惟忠惟勤懿此言行蔚爲名臣褒典式承
存歿無閒嗚呼張公全歸於善

尚書耿公神道碑銘

九疇

李文達公賢

今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表著天下者甚盛如司寇耿公所存所
行尤不易得蓋清潔之志如金石之不可奪也嗚呼艱哉公諱九
疇字禹範別號恆菴初母妊公時忽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
汝門覺而公生自幼穎敏讀書必究義理弱冠爲邑庠生登永樂
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操正
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漕政之弊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
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復條奏
數事曰均搭派節樣鹽二事遂著爲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人

詣闕畱公從之乃進升鹽運使公益循法責效廉名大著嘗坐水
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公因號恆菴以自勵尋以註誤
逮至京事白朝廷知公廉正特升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
不爲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眾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
人服其當未幾有邊警乘輿出巡以公畱守京師旣而鳳陽歲凶
盜起復敕公往綏之公乃畱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寇覬
覷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公去任多廢
至是復屬公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尋復
敕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惠民者無不極
力爲之景泰初敕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
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菊家者旣去而死其家訟
菊與弟殺之菊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
服其明代還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僉謂非公不可特敕公以往
旣至革弊黜貪威望愈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

司以故偃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爲少矣在爲將者馭之何如
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卹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
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而醜虜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
冗食耳遂從公議初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移入公疏言邊將
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恆產將何爲哉乞委邊將
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戎務宜居憲
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公聞朝廷下有司買羊角
以充鑿費昔宋神宗買浙鑿而蘇軾輒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
情也今買羊角製鑿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繼
以災異下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
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臣願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
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
優詔答之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廉

正人也卽召爲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
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爲翰林檢討公自幸遭遇思圖
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勵士風清刑獄以召和氣勸農桑以
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臺憲以振綱紀上皆嘉納之因敕戒
風憲公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於憲職至矣各宜澡滌以副任使
不然吾不汝貸眾皆悚息風紀爲之肅清時邊情不寧將臣怠命
公將率諸道御史劾之事泄反爲所訴置公等於理公引咎自當
朝廷察非公罪出爲江西右布政使尋升四川左布政使明年召
爲南京刑部尚書先在職者流於諧俗有乖清議公至肅然自歸
於正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忽遭疾不語移時而逝距生洪武
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訃聞上深哀悼遣官諭祭
於其家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惜之公天性
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常
修耿氏家業以昭先德平生慕司馬溫公爲人敦尚古道恥同流

俗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關
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凡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
詭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眾寡合累遭讒困賴上知其所存
卒保全之公先世東鹿人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指揮使因家
平定州有諱守直者務儒業舉進士任總帥府教授高祖復仕元
爲大都路知事曾祖文大寧路推官祖承祖太常太祝考綱通經
學洪武中爲河南盧氏縣學教諭卒葬金谷陀之原子孫遂爲盧
氏人與太祝公俱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和氏累贈太淑人
配高氏累贈淑人子男三長智次卽裕今爲泗州判官次發女六
孫男七卜葬於先塋之次裕詣京師時持鄉人左都御史軒公狀
乞予爲神道碑予亦鄉人也不可辭則序而銘之銘曰
麟之祥躡鳳之瑞躡實難其逢云誰不借有若斯世挺生偉人玉
立清修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胄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
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行邁於前聞齟政旣清疑獄旣辨乃整邊

防乃正臺憲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幹冰壺湛然
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剛不損毫芒南畿作土帝
寵煌煌如無不言言則剴切社稷是安旣安乃悅繫公之衷士類
所宗譽流無窮惟公之終
子裕歷官禮吏二部尚書性寬簡與物無忤弘治九年卒於官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三

后集

侍郎孔公墓志銘

薛文清公瑄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聚曹氏父志學娶
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
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積行隱德弗耀於時志學生五子次卽
公也公生有美質其父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業中永樂十五
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未幾以事至
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
乞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荷寵賚值浙江黃巖縣有健訟者構捏
齊民三千人相聚講張爲非公奉敕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
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構造者羅織之詞一訊眾
情皆服立遣誣誤之眾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
果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
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敕清理江西軍伍九年

滿考升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升湖廣按察使九年丁外
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蹟相率訴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
可奪情起復蒞事後以事至京師景泰紀元今皇上詔擇有文武
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升大理寺卿俾奉敕鎮守紫
荆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置弛得宜關備
大飭內外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興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
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召公補其缺次年爲景泰七年二月
二十八日卒於官詔如例遣官諭祭修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戌
五月初七日卒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公娶陳氏生子
男四曰宇宗宙宏女四孫男三公性資溫厚居家孝友接人謙和
於世利澹然寡嗜好既力學尤通吏事登科爲名進士治邑爲賢
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鎮守邊關事功就緒入貳秋官庶獄明
慎其行已歷官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朝荷國家舉推恩之典
贈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監察御史

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公加授正議大夫資治
尹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三世疏封之榮公既沒又荷聖朝褒
卹之典諭祭有文窳宥有造其可謂有光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
之子宗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柩葬於某山之原乃奉公狀纍然喪
服來乞銘則爲之銘曰

有璞必追有木必材孰人之瑰而用與違君惟其魁孔牒世輝有
胎有胚有敷有爲所持不回所職不隳所積既微所成惟丕祖考
遠綏嗣慶世纍甲子訖推幽銘永垂

尚書恭定年公神道碑銘

富

李文達公

賢

天順庚辰戶部尚書缺人皇上以年公富可當其任有惡其執法
者沮之乃屬吏部改議上曰掌國計者正用執法之人卒用公命
下朝紳皆悅已而在任公勤慎密士望益重一旦以疾卒無有不
悼惜者其子請銘其神道之碑按侍郎薛君狀公字大有號謙齋
姓嚴氏上世莫詳所居曾祖孟陽仕元爲萬戶守滄陽因家全椒

元季兵亂子孫流徙鳳陽之懷遠洪武初附版籍誤以嚴爲年遂因之祖遇春父景和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朱氏妣邵氏俱贈夫人公甫十歲卽入邑庠爲弟子員明敏端重師友咸器異之弱冠領永樂丁酉鄉薦明年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甚嚴諸生多所造就秩滿以績最擢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正違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升光祿少卿宣廟欲大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至任卽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吏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貪墨者聞風卽託故解去鎮守憲臣獨加禮焉或指畫未宜聞公言卽止初三邊士馬眾盛供費浩繁民皆疲於遠輸而郡邑豪猾之徒又因緣爲奸邊儲多空乏朝廷深以爲慮乃屬公總之公量地遠近接收之遲速定其徵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夙弊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廩實矣正統甲子升河南右布政使惠政及民愈廣時鄰省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有司莫能制公往撫諭乃

分散安輯而振卹之眾皆感公之德願爲編氓已巳轉左布政使未幾北虜入寇雲中烽火通於京畿軍民走避道阻糧絕朝廷憂之公有謀爲特委督運糧餉八萬石濟邊吏民間公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期者邊餉以充明年用邊將論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離散呻吟之聲不絕公招亡撫存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庫所儲多爲勢要侵效公至悉追復之由是軍旅數興穀錢不乏時征虜大將而下多納賂冒功公至悉核實不錄故爵賞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外艱朝廷以邊警方急奪哀視事公懇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將臣石彪因私怨以危事中公逮繫於京賴英廟保全乃令致仕不數月卽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隨復左副都御史公按行青齊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夷人居東昌者多頑獷弗率其首羅姓者尤爲桀黠公慮爲患乃言於朝因其來京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庚辰

春召爲戶部尚書英廟知公忠直禮遇優厚公益恚懋夙夜不懈以國計爲已任然處之以靜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癸未賜誥命詞極褒譽甲申春公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饟道者多不得人乃薦三人爲藩司郡守使理其事吏部以公爲侵官公上疏極論大臣薦賢爲國之道且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上初臨御以公舊臣慰勉之使復任忽得瘡疾且劇上命醫往視竟不起深爲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諡恭定復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朝之公卿大夫莫不弔哭盡哀公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欲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生於洪武乙亥十二月七日卒於天順甲申四月十六日享年七十配蘇氏贈夫人子男四人長茂次芳國子生次英次華孫男八人卜以是歲某月某日歸葬於先塋之次銘曰

天順人才一時極盛有偉年公尤號敬正既司國計法不可搖峨冠秉笏挺然獨標有偉年公敷歷最久始終不渝惟道是守屢摧

不折勵操愈剛儼如蒼檜任彼冰霜有偉年公一代無幾星鳳之祥海內咸視皇卹耆舊恩禮是優恭定之名百世之休形歸泉臺無虞有安史臣作銘刻石道左

刑部尚書劉公墓志銘

廣衡

李文達公

賢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爲江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幼穎敏在醜夷中卓異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難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不嘉羨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於鄉先生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卯升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升浙江司郎中凡歷三署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朝廷軫念四方多罹饑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敕臣便宜從事而公在首

選往浙江卽日上道徧歷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爲四倉以儲之復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拯困弊事集而民不擾旣還朝廷嘉之甲子升陝西按察司副使命專理重刑凡疑獄賴公而明者甚眾己巳升陝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明年上以陝西邊務方殷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蓋特升也公益感激自效條陳數十事皆安邊禦寇利國便民急務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處咸得其肯綮督修城堡七十餘處復奉敕轉輸軍餉數萬石於邊城適歲旱民饑因設法濟之俾不失所而公家之務亦辦尋召公還京治院事未幾復命往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旣還有白金綵幣之賚壬申秋復奉命糾察湖廣庶職之廉貪者凡所黜陟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見采納旣還勞以羊酒時浙江福建民鄭懷冒王孝心等作亂特敕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嘯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互深僻賊得以潛伏其中卽命伐山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

已而守臣以所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十人餘悉縱之事倭而還賜白金綵幣甚厚丙子復奉敕巡撫遼東提督軍務鎮靜不擾遠近悅服天順改元春皇上復位特召公還升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膺金帶繡袍之賜公感上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遭風疾而瘖卽上章懇乞骸骨詔許之旣而言語如常眾醫皆喜曰公疾瘳矣公獨不以爲然惟諄諄復後事未數日疾果復作竟不起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年八月日享壽六十有四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於其家復命有司爲營葬事公爲人直諫通敏寬厚坦夷處已接人一出於誠不立厓岸平居温然和氣可掬及遇事能斷毅然不可奪而廉介之操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食無異於寒士尤以文學推重於時所爲詩文有集藏於家娶康氏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述日述績爲邑庠生孫男二曰銘木有松焉挺然秀拔石有玉焉孚尹旁達大江之右懿此劉公卓

卓温温如玉如松發跡司刑爰歷三署巨臬名藩大有時譽都臺
荐升司寇載登既忠以勤皇寵是膺皇寵是膺惟德之厚惟才之
長惟學之富懿此劉公邦家之光胡不憇遺皓首巖廊我懷伊人
昭代希有刻銘堅珉永世不朽

侍講學士曾公行狀

鶴齡

劉忠毅公球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爲光州團練使曰
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
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察御史安強兄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
彭澤九世至元瑞金教諭約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弛利便民罷還
黃蓬湖官歸而教行於鄉其子贈翰林修撰伯高尤邃於學舉賢
良校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有德於民食其報者在吾
子乎吾何以仕爲卽公之考也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卧內感而
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旣冠與其兄
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

進士爲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
外斬然無足賴者又以閩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
有投學以自給久而從焉者眾贊入益不貲迺營故業邑城之西
爲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今
少卿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
悉優多梓行之至今評程文者以是科爲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
修撰洪熙乙巳受敕封贈父母妻宜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
農二陵修祀事宜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太宗仁宗實錄成受
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爲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赴哀
毀終喪復官預修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爲翰
林侍講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
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
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公若不然雖無所私亦
招誅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

下悉如公言眾皆懾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
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且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
退而得疾未半晝沒蓋正統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爲
之慟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勳戚貴臣交致奠
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歷春秋五十九配
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庠序由進士起家爲行人司行人
廉乙卯貢士孫男八惟公中懷坦直畧無一毫厥廢矯枉而處事
遇物井然有理起居休如也事親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遺孤
子庠自啐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
人如已女寡姊孤甥無不席其庇嘗分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
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亦多蒙其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
益親所知爲達官立當道者不少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未嘗
及於私教學者欲其必先本領毋徒徇外欲速以自小其志故經
其指引者無分達與不達俱有儒者風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累

千篇傳記序說半之行狀墓銘碑誦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
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說爲多可謂沒而有不可沒
者矣公就殯之三月序致使命自南夷至將奉柩歸故鄉用某年
月日葬其邑某鄉某山之原以公同榜士獨球一人在翰林又素
相厚來請狀以爲謁銘圖不朽之地義不可辭因述其世出事行
如此庶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字

李文達公

賢

吾鄉之士顯達者甚眾求其志節介然而潔白自守者大理寺卿
王公其人也嗚呼公今逝矣年止四十有七可勝痛哉其弟宜乞
予爲公墓表義不容辭公諱字字仲宏姓王氏別號厚齋祥符人
也曾大父敦本大父友德皆樂善好義隱居不仕父希哲讀書執
禮行著鄉閭母丁氏有淑德公自幼穎秀異於羣兒父母獨鍾愛
之童卅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重臣一見而奇之曰此大器
也卽遣爲邑庠生公奮志進學雖隆寒盛暑不輟正統戊午遂魁

鄉解明年登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管理糧儲痛革宿弊廉能
之聲大振都憲周公銓時總其事蔑視其屬於公獨敬愛之三載
以績最給敕命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妻皆封安人公益砥
礪名節在郎署中特立獨行不顧流俗時郎佐職滿例轉正郎吏
部以公才能顯著遂舉升江西撫州知府是郡地儉民夥素號難
治公至以簡御煩以靜制動六事既畢闔郡翕然稱頌里有隱士
吳與弼不妄至城府公欲往造其廬與弼聞之卽先謁拜談論竟
日出歎曰眞明府也公益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
吏有奸黠盜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之於法眾皆畏服撫民多
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
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
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
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遠邇傳誦宜黃多山有虎爲患公爲告神
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聚眾暴掠者公曰此吾良民迫於饑餒

故耳卽開倉濟之眾皆感泣曰眞吾父母也卽時散去藩臬書公
績曰剽煩治劇才識有餘清白操守纖毫無玷都憲巡撫者上公
治行於朝特賜誥命以旌異之進階中憲大夫推恩父母妻室天
順改元皇上復位之初首念方岳重臣爲郡邑表率屬廷臣會舉
堪任者公與前列遂擢升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山東累歲不登
民皆流移餓殍必屬能者撫安之上以璽書託公感激盡心設法
振濟不憚驅馳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人明年上念宣府邊方重地
須得其人巡撫之遂召公爲副都御史往任其事公至訓練士卒
堅完城堡凡糧草屯田邊備成務一切便宜處之革弊除姦士卒
感慕而權貴則不悅矣賴上知公爲人譖毀不行未幾大同缺巡
撫者復屬公兼之時石亨與其姪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肆而大
同乃舊鎮之地索取尤橫眾莫敢櫻公獨上章劾之以爲大蠹大
奸莫甚於此乞置於法以消未行之患詞氣剴切聞者歎服已而
亨彪果以奸敗朝廷益嘉公忠直庚辰丁內艱還家守制一星未

終上起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迺念大理缺卿持天下之平者無踰於公遂拜是職公累章乞終制弗許在任惟以洗冤澤物爲先精研獄狀務得其情不知案牘之勞形也由是平反甚眾僚屬莫不敬服癸未春復授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祖與父如其官祖妣母妻皆爲淑人士林榮之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慎廉隅重名節操履端方確乎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弟篤於友愛自奉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污穢見不廉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爲斂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遺官諭祭於其家復命有司爲營葬事生榮死哀斯無憾矣公平生耽嗜六籍博極羣書爲文章根理趣詩賦古澹春容有餘味所存厚齋稿藏於家公生於永樂丁酉閏五月初四日卒於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配段氏子男三長曰樟以是年十一月初六日歸葬於先塋之西嗚呼公之志氣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而潔白之操方之宋司馬溫公趙清獻公亦可以並驅矣於是爲表以

告來世云

吏部侍郎俞公墓表

山

李文達公

賢

竊怪夫世之人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已而避害者得害趨利者失利大抵不知命者也若夫知命者遵道而行盡其在己人謂蹈害而利反至焉人謂失利而害莫侵焉豈非明哲之士哉今之士效用於世能若是者其惟俞公乎公諱山字積之別號梅莊先世居汴有仕宋者扈蹕南渡因占籍嘉興遂爲秀水人高祖瑞卿曾祖禮之俱不仕祖伯綱父璿俱不幸坐累遷戍而死人咸惜之後以公貴俱累贈資善大夫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妣王氏鄉先生達道之女累封太夫人公生而岐嶷風骨秀爽志趣不凡達道見而異之曰俞氏之昌其在茲乎遂妻以子弱冠補郡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專業不懈至忘寢食逾年卽得與義永樂癸卯領鄉薦以祖妣周氏垂老不忍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未乃入太學時祭酒四明陳先生師道尊嚴慎許可六館之士肅然

惟待公以色庚戌春遂中乙榜人或諷之曰以子之才乃屑就邪公曰命也不可強遂得蘇之崑山訓導崑山之士樂公善教莫不爭先奮勵底於成俄丁外艱諸生攀留弗克有隨之抵家受業者正統丙辰服闋調常之宜興時公之執友楊氏適主師席遂同心率教士習丕變未幾丁祖母憂宜興之士思之不置爭詣提學御史留之弗果正統庚申服除赴京時朝廷嚴敕吏部擇儒官以輔親藩人皆託故避之公曰自有定數吾何避爲遂選擇郟王府伴讀公既居是職若將終身日勤講說不少輟祿微數窘略不介意弟子從游者益眾慕求公之文者接踵於門正統己巳景泰卽位進公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楊善掌寺事雅重公薦陞左少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賜誥命階嘉議大夫尋轉左侍郎壬申進兼太子少傅復賜誥命階資善大夫久之忽嬰風疾朝廷屢遣太醫往視後少愈景泰乙亥乃上疏乞骸骨不許且慰留之踰年請之益切人或謂曰委任方尋疾以漸瘥何苦欲休公曰隆替相尋亦理

之常吾非不戀明時揣分宜休況以疾乎復上疏懇辭朝廷重違其意特允其請賚與甚厚俾乘驛舟以歸別之日公卿大夫設祖帳都門外觀者如堵莫不嗟歎曰於今復見古人矣既歸越數歲舊疾復作竟弗起公生於洪武己卯六月四日卒於天順改元十月九日享年五十又九卜葬嘉興永豐鄉之原所著梅莊集若干卷藏於家配沈氏累封夫人生男三長謨次誥工科給事中改判菴之沂州次諫孫男三公爲人敦厚簡靜於勢利淡如也在藩邸時嘗衍義經書纂成講章尤善諷諫屢有裨益及顯用之日持以正大守以清謹不市私恩不取容悅人皆知爲君子人也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公奮然曰變輿回則人心安力贊其成言官有持正被嫉者公曲爲調護竟致顯用其佐銓衡也人才多所拔用未嘗自言曰薦賢爲國豈爲私也公之行藏不避害不趨利已而未嘗有害吉無不利者如此雖嗇於壽而立心制行之高俯仰無愧足以暴白於天下後世矣

刑部尚書軒公言行錄

輓

楊尚寶

廉

軒輓字□□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閒官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嚴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
溼一絲被裏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卻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
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
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
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
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升副都御史總理南
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卓食饋之
亦不納古禮雜錄左都御史軒公待已甚嚴遇人無閒賢否悉峻拒之
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
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旣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
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
公牘之存閒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

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
卒年月上送官耳縣衙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
主事武庫司典阜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阜有定數得之多或得
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子曰惟利亦可觀人琮司阜者久不以
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輓是已
水東記於惟廉士古之李及爲介爲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
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屏迹乃掌邦禁勁節愈力
老而復起憲臣是式彭韶撰贊

皇明名臣琬琰后錄卷之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四

副都御史李公墓志銘

王侍郎

后集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贊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曩者宣宗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謀叛劫眾從已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以忠孝為立身傳後之範今吾必不為叛逆所辱汝等以善自裁吾計決矣乃晨夜馳京告變朝廷仗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為武定州嘉公之忠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復賜以襲衣綵段實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誥命曰爾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濬擢任風紀清慎廉介當叛逆圖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來益圖克稱茲特錫之誥命以為爾榮又八年是為正統元年今上皇帝嗣承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適遼東守臣懈於邊備虜數寇盜上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往撫綏之僉

以公為宜上遂召公往涖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刁斗揀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視屯田區畫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自瀚海以東悉平悉寧上聞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敕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邊凡八年以目疾乞休致還未幾卒於家訃聞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諱濬字伯淵自居庠序時已為輩流推服及升成均擢侍御綽然有聲已而遭際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慎密至誠無偽其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可謂明良相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公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卒正統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幾葬某鄉某山之原曾祖諱祖諱皆隱德弗耀考諱任賢贈中順大夫左僉都御史妣鄭氏封太恭人配范氏封恭人子男四人森榮杲本榮任戶部司務孫男五人嗟夫予與公生同郡仕同朝且有姻婭之好今公已矣則公之墓石非予銘誰宜銘銘曰

於戲李公天產異質早際聖明光奮於績親藩構隙公發其謀憲臺貳長公被寵休頡頏邊城命公綏撫設奇運畧有赫其緒引疾甫去而訃奄來士林嗟悼當亡與哀嗟嗟我公忠義烈烈其身雖死其名不滅刻銘堅石納諸壽藏子子孫孫百世蕃昌

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碑

驥

李文達公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洪武以來蓋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民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升山西按察司

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名召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賜
誥以褒之宣廟即位之明年升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
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調屯
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
伯之軍猖獗塞下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
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
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為誰
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於眾
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首把
秃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諭
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閱甘涼軍宄曰兵貴精強乃退其
三之一八月還京上慰勞之者久焉虜聞公還復入寇上復敕公
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
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兵為

殿遂禽阿台俘殺醜類幾盡邊境底寧捷聞上遣人資金幣勞公
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
不利辛酉春復命蔣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
明鎧雕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
馬讓投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於
上江以火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
其巢寨捷聞陣敕獎勞召公北還時蠻賊章郎羅造釁於維摩州
公遣指揮萬誠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安南復傳檄
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儂郎舉沈政讎殺十餘
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備頓釋至京上親宴於奉天門文武官僚
以次陪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
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皆如其
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上曰勞卿再一行
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

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宜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許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眾大至公密令貴率兵而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盛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略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公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今沙岡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爲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又以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剗平王苗虫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閒遣京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

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強矣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政賜誥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於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立朝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沈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厓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懔然當大事屹若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閒闕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十有三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典禮追封靖遠侯諡志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瑤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二曰瑞嗣公

爵曰珩為勳衛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銘曰

天生毫傑祚我邦家大其抱負弘彼聲華乃若斯人世豈多有乃鳳乃麟出也非偶惟忠毅公間氣所鍾紛紛茅葦挺見孤松早奮於庠入奉廷對羽儀公朝展也無愧歷試繁劇如劍斷犀佐持憲節名震山西召尹京畿畿內安堵貳我夏官折衝尊俎進大司馬出巡邊陲斬其怯將大振兵威於甘於涼於彼沙漠矯矯強胡罔不就縛麓寇弗靖以跳以梁公來督戰如鷹之揚殲厥渠魁盪其巢穴滇南之境遺患斯絕報功有典迴出羣流河山帶礪與國同休將相之才一代之望壽考哀榮孰與公抗東鹿之原卜此牛眠豐碑有銘百世之傳

尚書侯公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祖父伯謙大父慶先父大亨皆儒業而不仕公諱璉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喜學慷慨有大志讀

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為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為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不決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上亦以為能交趾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為撤關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朵兒只犯邊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加焉服除升郎中麓川思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兵討之公在行往來督戰視將校用命以施賞罰賊攻大侯州公以偏師往援令於眾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麾眾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大潰我

師益奮與參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砦聞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兼程進與大軍合搆其巢穴賊遂平凱旋升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五表裏且錫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皆贈淑人封繼母劉爲太淑人妻翟封淑人尋奉敕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饑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振之全活甚眾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干厓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捷聞升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表裏丁太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卽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爲治葬遷兵部侍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焉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軌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爲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糯海子等處不可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度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

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今上卽位遣使賚敕嘉勞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不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周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囊城羊腸楊老今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上嘉其功升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瘴癘大作公得疾昇歸普定醫弗效諸將問疾惟戒諸將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生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時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生於洪武戊寅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男一曰爵朝廷以公功命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女一孫男三侃偉儀公姿貌瓌傑器量弘深而兼資文武仁義忠信之實有諸內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卓然

爲今名臣人之能者蓋鮮矣予念天之生賢必使之有爲於世俾荷國家之重而得盡其才不徒小試而已今天子勵精圖治日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當戡定之託遠大悠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予與公同朝久相好爲最深於是爵來請予文刻諸神道以示久遠義不可辭也乃序次其事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侯氏之先世爲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華君早嗜學科乃峻擢歷位而升膺此殊渥文武之才兩取其優伐叛南夷克闡令猷偏師疾攻風激霆怒振槁摧枯有仆無拒飛度金沙遺孽遁逃煙塵廓清弓矢載囊蠢茲有苗乃敢干紀震以餘威所向披靡遂陟夏卿遠返於冥維茲戎功弗究厥成天子曰嘻曷表朕志五品之榮子孫世繼大山峩峩靈秀所鍾蔚然新宮公在其中勒銘穹碑負以龜趾詒後不忘庶其在此

尚書楊公墓碑銘

宣

彭文憲公時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歙縣楊公卒於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挺會試來京請於予曰先伯父歷仕於朝幾三十年功名事業著於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爲請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旣因授予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謚姓楊氏世爲錢唐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畱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卽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卽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兩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進學壬子赴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虐鄰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眾莫不起悅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

已眾謂公迂檄令督運於金齒不旬月賊眾奄至士卒多陷焉比
還京將兵者卒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升郎中歲辛酉
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
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
賊砦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
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陰拒守公曰賊狃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
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於便以進俱奮連破
七寨斬陶孟靠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圍之賊以死守晝夜
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煙燄漲天賊不知所爲死鋒鏑及墮厓溺
水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於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拜刑部右
侍郎壬戌丁母袁夫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
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於撓而於懷而遠人猶盡心焉先是有頭
目恭項者嘗效力隨征公於奉請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爲宣撫
用旌其義民吏悅服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

公往城或謂公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公曰
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卽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效
力越四旬有五日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
自爲文刻石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公以
城完民且效順謀所以致賊計乃簡銳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
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
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侯璉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上以清
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畱守未幾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盪江
右密邇三境俱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撫公至按視郡縣當賊衝
者增修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賊有侵軼者
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
徧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
慕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織金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
書與毘陵胡公協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

於步履調南京刑部示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寬恕民以不寇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致祭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次子埒如已出側室吳子二人長塢以公平南功授徽州衛世襲副千戶次城女一公天資孝友年方十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於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甚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爲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蒞政以勤臨民馭眾嚴不刻寬不縱所至有惠於人而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眾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爲人而慕仰之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

春秋自少卽馳名場屋所作詩文有白雲稿卧雲稿藏於家公弟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今爲廣東按察副使其子埏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啟之而埏又知爲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

縣縣楊宗世德遠而再仕於外不大厥施委祉儲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其質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徼外蠻寇縱橫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靜遠人慕悅岌岌江右與寇爲鄰天子慮微命公巡撫公於爲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茲勞動正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日幾何而遽長逝壽雖弗延名鮮與儷金山之麓高墳我我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侍郎焦公神道碑

宏

王文端公直

正統己巳五月廿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於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出征之而以公主餽

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卽上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爲瘴癘所侵今瘡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赴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塋子鈍卜年■月■日奉葬於■之原而以翰林編修劉定之所述行狀來請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刻焉公諱宏字克明世爲葉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嘗主郿及萍鄉二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太夫人公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爲學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

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宣帝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爲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日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爲幸壬子升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論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有訟惟折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懼趨之事以辨治已未升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爲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爲縣令者九江歲納蘆柴而此地不產乃歛錢於民買自他所而納焉逋負歲積民益困公爲奏免之新南昌府學修公署正堂及吏舍皆捐俸以倡僚屬故不勞而集每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獎進士類九江濂溪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

以興起其士人郡邑中有寒畯不得齒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爲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眾歲辛酉徵爲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任公閩浙蘇淞大半臨海寇來海中伺便肆抄掠兵備弛廢上命公往視閱諸軍修城堞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革增損者悉以便宜行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爲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請蠲其稅甲子閩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陝西緣邊皆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廩庾考較其耕穫姦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其紀者多類此蓋公盡心朝廷遇事勇爲爲之必盡其方不擇利害爲取舍與人交謙恭和厚言語恂恂有不當其意輒毅然自任不可回於得失不較也公爲人如此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望者蓋有大於此而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弟三人最相

愛長兄寧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家事屬仲弟宜令季弟寬得專意於學寬遂與鈍亦相繼取進士而寬爲御史焦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人子男二人卽鈍次欽公以文行政事爲當時顯人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知公且同朝久相知益深奚可辭故論次其事之大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

天祐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公乘時皆來爲名進士爲賢御史正直自持譽聞遠邇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教惠施刑爲之清遂升方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叶於南國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大之計汝審厥謨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憊遺惜哉此傑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思刻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爲之公實有子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四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五

后集

副都御史程公行狀富

蘇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十三世生靈洗仕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世生汾為唐防驅使自黃墩遷郡之河西十三世生雷甫雷甫生順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汪氏及生母劉氏俱贈淑人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為弟子員典教者奇之此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表表超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卯赴春官卒業成均宣宗皇帝臨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優者任之初受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鉏削豪猾有桓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

癘躬歷蠻區蜒聚視民利病鋪太和以惠鯨寡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患民有莫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養豬雞鵝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賊貪土豪爲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于今稱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拊鎖擴門悉出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山大盤巖嶄巖頑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柵巖穴豎旗號僞稱永順王成國公太師萬戶都督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或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寇盜窮蹙之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燄方熾安肯輸服稍緩燎原爲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檄長河都指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躬率抵賊境爲援堅兵未至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蜂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之賊用蚩尤之術公召術士開之戒衆以待

曰霧散必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擣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旣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公曰多被脅從概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一千一十五人一郡寧謐謠曰程豸冠破大盤逆賊死吾民安捷奏上降敕褒升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時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梳心杉樟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搶猫猪法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冤曰此左氏所謂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釋而辨之及代逢掖之士暨田夫村穉屠販隸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還署棘寺印平反庶獄民稱無冤正統三年進階中憲大夫薦邑士江彥傑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年乞假焚黃上閱其孝思賜寶鈔路費旣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城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賢參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詔升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

糾察貪廉訪博識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辦大事驛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一日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軍士賃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盡撥與軍無力者官爲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沒官田土加添稅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籍沒產土乞依時價賣米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周養臨時何以責效甘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異於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往年胡寇犯邊多被擄掠詳其所以不曾操練故寇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閒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爲盛其間有文學者或迂於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者若不廣求恐未得人乞凡

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征討麓川邊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負戴者難公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途董簿校羣衆樂趨糧芻充羨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升左僉都御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緡升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感疾明年上章乞歸調養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陛辭之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旣歸湯藥之暇創別業于壽藏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闌曲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酬酢之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窗几明淨圖書位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嘯傲其間宛然神仙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環居五七里津渡四處舟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驛路崎嶇行人蹶趾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寒冬袂衣施

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
與之居又爲其先師贈禮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
田寺于東山割畀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爲經久計
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卒于正寢享
年七十其居有水月軒自號水月道人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
氏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畢出授新安衛世襲百戶次鑒尚幼女
二孫男三璋珪珍孫女一公嘗手編本支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
三代敕誥并諸公卿贈送詩文爲流芳集監察御史宗人璫及璉
次爲十卷壽梓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官政典總若干卷悉藏于
家公氣宇俊逸襟度豪豁外若城府內則坦夷戶庭之間不聞急
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春風餘氣其致君之志孜孜焉不少怠立
身之節侃侃然無所屈故在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則能興利除
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朴之忠沃在帝念惠足以振鄉邦德足
以昌後世至於拒疑獨斷智也臨難不避勇也辨釋無辜仁也急

流勇退明哲也有一於此爲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大爲公郡人
屢登公別業命訂其家譜知家世爲詳又嘗得公故吏言公歷官
行治之實竊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用書其概爲狀惟當世
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陽蘇大謹狀

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

楷

李文達公

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致慶禮于京
師居公邸數日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
諭祭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其子銜哀乞碑銘於予按其鄉人編修
楊守陳狀公諱楷字式之浙之寧波慈溪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
卽成誦年十三能屬文有司聞其名以補邑庠生公益奮力進學
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愈肆力於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
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才委任
往關中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繫刑部
獄中吏受賕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名聲赫然六

年考績至行在因獻聖德頌畱俟鴻臚寺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有造僞印者本夏三也賂書牒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以罪三有與妖僧作逆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知逃日所爲主得勿論有兄毆人死誣其弟同毆厯臺審無能辨者公察其枉謂毆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此類甚多庚申用大臣薦升陝西按察司僉事理屯田督租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敕巡邊以公同行公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丁卯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蝗起上命公督捕公授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遂息聞賊鄧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爲監軍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公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口口兵至沿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注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

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衆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選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禽僞總兵學士等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初處州賊葉宗畱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敕公旋師與之犄角恭次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鴨兒芭爲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公班師至京有妒其功者劾公初至孰時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給軍餉增戰騎募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公至京入謝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方專委託而數止於斯豈非命邪公生於洪武三

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好古祖叔中俱潛德弗耀父惟啟尚義攻詩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娶邱氏贈孺人子男三長應麟次應麒次應鵬孫男口人公蚤孤事母至孝爲人瀟灑心地坦夷好引獎士類見人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拯濟之尤喜賓客篤於友道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所著有四經糠粃大明律解律條撮要諸書至於選詩唐音李杜詩草堂詩餘凡十數家公悉和之累數百卷皆豪贍壯麗海內之士莫不口腴而心悅之外國亦市其集而慕其風采狀之所稱者如此銘曰

香蘆句餘扶輿磅礴金玉丹砂乃氣之略必有精者屬之於人奇士挺生適逢其辰翼翼張公其氣秀越玉佩瓊琚文采煥發敷歷中外振紀臺端敵愾之績人以爲難蠅迹微嫌曾無少損晚復登朝益篤忠悃皇恤公死異數惟加浙東故異有賁無涯行實可稽壘有貞石銘以傳之永永無斲

僉都御史楊公祠堂記

信民

陳侍郎璉

祠堂之建所以酬功而報德也使其功不施于社稷德不被于生民雖欲祠焉得乎禮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其信然歟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浙之新昌始由太學生爲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讜論著稱中外故受知宣廟擢廣東左參議其來官也切切以愛民爲心凡民間利有所宜興弊有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上卽可其奏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性易直負氣義一毫不肯屈下於人彼居官守或有爲不法者則不避權豪必面折其過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抱關擊柝之賤必甄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吾荷朝廷付託之重俾旬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歎困苦而不之卹乎後以誑誤去遮畱于道者踵相摩肩相接旣知不可畱也直請于朝乞終惠于民公之名由是而愈著矣尋升僉都御史于內臺會獄囚黃肖養爲亂攻圍城池聲言得公來卽自散去事聞皇上命鎮守廣東撫捕其盜賊以公得民情故也賊聞公

至脇從者罔不來歸首惡者知罪不可道尚黨據于要害處公曰且撫且捕是探囊中物耳無足慮也焦心勞思拯民於水火之中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用是民稍嚮安舉欣欣然如赤子之得慈母焉未幾公以疾卒不越月賊果夷矣軍民老壯皆奔走聚哭于庭柩行之日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相與聚錢爲道里費旣而耆老黎善聚等連名赴闕陳情願竭已財立祠塑像以奉春秋祭祀皇上俯順民情特賜允許維時總督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馬公昂偕鎮守右少監副總兵都督僉事監察御史暨藩臬閫帥諸公首捐多俸兼募民錢命有司卜地于城隍廟之東召梓人市材木肇工於景泰甲戌秋九月創堂四楹翼以兩廊前闢重門後圍空地堂之中塑像一位衣冠儼然其如生也擇邑之謹厚者二人以奉祠事落成於乙亥春正月咸謂創之甚速成之甚易豈偶然而致哉都憲公復命刻石以記其事亦仁人君子之心也嗟夫韓昌黎之廟食于潮張燾之繪像于蜀使後世膾炙人口二公者非誠以愛

民其何能感於民乎今公深仁厚澤結於民心如此故生則父母之沒則廟祀之當與二公齊休並美享無窮之祀焉或以公之廉介不一毫苟取於民布衣蔬食與寒士爭澹泊而爲公之美稱予曰不然公之存心也以仁處事也以義予民也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心夷險一節忠在朝廷功施社稷德被生民故能享祀於今日也豈廉介可槩公之平生哉陸宣公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非公其誰歟故記曰此僉都御史楊公之祠過者必式

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錄

定之

楊尚寶

廉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閒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爲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爲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閒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漿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

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
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中禮部第一人廷試第一甲
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劉宣撰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
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
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
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
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唐制朝官升任之時舉賢良
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略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曰
宜鋤富卹貧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
中不下狀行

己巳歲北虜犯蹕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
減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其三言簡練士卒
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口民其七言選

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
廷嘉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為虜
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報執柄政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
釁公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
彊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
儻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
議而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雜說小技
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
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真蘇氏父子者多
少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
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
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為應答不
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
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

每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坼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為近侍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處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一日中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卻立以俟公據几案筆不停揮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球

楊尚寶廉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謚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恆切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修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門人彭贊

傳

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疏有許詆權臣語遂為仇擠以死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閒蓋不多見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薛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閒金春玉應鯨鏗鼇答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蟻輿之孕月也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

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劉定之撰兩溪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為天下勸雖販夫婦子亦皆知公之為烈也公職論思講讀地謂權不可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啟乃心沃朕心非若洩治史魚之忠侈然慙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莊景撰忠愍事

序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沈思力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執命腐刑

乞戒履霜勿致堅冰不售蒙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惠易名凜凜大節萬世猶生彭部撰贊

兵部右侍郎吳公墓志銘宣

商文毅公輅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成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上

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塋域恩典隆甚諸孤綱等懼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戶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

石墓隧用圖弗朽其孝可嘉已按狀公姓吳氏諱宣永清其字系出吳泰伯後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實新安人公

遠祖也少微後曰開先遷居歛之澄潭至宋曰大用復遷莘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戶司戶子靖嘉定壬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

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儻弗羈行義為鄉邑所重配許氏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幼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郡庠生祖父

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爲祖父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晝夜淬礪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禮甚盡服除以春秋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已忽夢有人指其處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宣德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廉勤有爲聲稱藉甚正統戊午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公馳驛轉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公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詔許可大者日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爲例是歲考績援例贈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遷職方郎中丁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往楚府封通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餽送悉卻不受濱行諸親藩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瓦刺也先勢漸猖獗不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鄭公以湖廣南畿征

進麓川凱還官軍撥充攢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於調遣鄜是其言行之戊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敕公往南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至清出私占之數居多人心稱快己巳虜寇犯順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鄜以公老成練達畱治部事公乃招募報效人王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畱守五衛帶管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京授以器械併力禦賊已而土木失利公慮逆賊必犯我畿甸急陳備邊十事奏畱山東下班都指揮衛穎等乞遣廷臣分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畱守京城并河南等處實操官軍舍餘與守海官軍悉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升公本部右侍郎復以前郎中勞給誥進贈仕仁甫爲職方郎中許爲宜人九月賊入寇大同邊報甚急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賊入紫荆關布列郊外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賊方略公詣德勝門外營會議而還至門弗啟賊騎

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靈雨中移時衣
盡溼賊退乃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總戎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不可曰如此則人心愈驚疑莫若以官軍勝賊本
末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奏行之賊既遠遁京畿奠
安而公以勞傷成疾明年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懇疏陳
情乞歸田里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
建祠堂以奉祖考課耕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稱客至壺觴
盡情或吟詠以爲樂待族姻故舊恩義兼至與鄉人處漠然無官
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之人靡不敬而愛之卒之日遠近赴弔
門不能容元配汪氏累贈宜人次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汪
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天府鄉薦授都昌尹升沂
州知州次紋次綺周出紋以春秋領辛卯順天府鄉薦女一孫男
十二潏瀚汶浪滄源澍潤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
應天鄉薦皆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曾孫男四椿楫楷

槐女三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都龍擺溪之
陽從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
無隱初不以勢利有無爲趨舍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爲人
予忝同朝相知爲深因節略事狀序而銘之銘曰

歛之山川既秀且清挺生異材爲時賢英制科高步卽署蜚聲遷
佐司馬位隆亞卿胡虜構逆都人震驚兵威既振狐兔遁形力贊
廟謨坐閱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廷肖子哲孫螿螿繩繩詩書克
紹宦業相承慶澤之盛德善之徵何以考之視此刻銘

兵部尚書鄺公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

兵部尚書鄺公既卒之明年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兼兵部
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呂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某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
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埜字孟質別號朴齋邴之宜章人曾
祖某祖某皆有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爲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

貴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勸選爲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禽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陝行人以取財逃亡之人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之關悉禽治抵罪弊爲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令潔其穢污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卽以官

軍勦戮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而遣人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冀脫死卽具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振焉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納淖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每號痛輒欲絕其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輦轂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爲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爲多且搏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擾視異時蓋省十三四歲太熟麥有兩歧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氣爲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上慰免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爲公

之知人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
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時有
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
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
者必爲上言之多見信從己已邊報虜人入寇上命治軍旅而權
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爲不可卽上章請留
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言虜犬豕不宜屈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
成功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疏之敕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
營至懷安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吾
爲大臣豈可託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至雲中車駕回鑿然行止
疾徐惟權姦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深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
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姦怒曰腐儒
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拒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
懼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

中無水士馬皆飢渴虜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爲權姦所
沮須臾師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某月某日
年六十五娶吳氏子男一卽儀女一孫男三琦琳珍公學博行莊
仕宦四十風裁凜然見重於士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
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也權姦誤國而卒陷焉豈獨公之不
幸哉嗚呼銘曰

允毅鄺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薦躋顯庸執法在朝爲名御史再
升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
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云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
違何愧於天刻文墓碑負以龜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五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六

后集

少保兵部尚書肅愍于公神道碑銘

謙

尚書倪公

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
謫所卽銜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
人馬瞻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
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
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
杭之父老白于巡按監察御史請卽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
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
諡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
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
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
未幾冕以應天府尹致事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諡以慰
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

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諡祠祀在宋具已舉行公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諡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誥其略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姦所構乃殞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爲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謀散佚僅存官秩而忘其諱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

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爲錢塘人祖諱文大入國朝仕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資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衛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旣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

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于上屬
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
擢兵部右侍郎賜敕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
夙夜經畫徧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
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糶粟官
爲收糶以備振荒預擬河患督采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
易敗卽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
民交以爲便歲旱奏減存畱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
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爲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
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
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
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爲法其在山西
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
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姦弊可革遂永例議處修築

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
時災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卽
奏免所欠稅糧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
其地霜蚤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齎金銀姦民恆竊以逃公奏遣
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自河南抵
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
何爲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
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賊罪污之公知其誣卽奏白其
事恆以盈滿爲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
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畱親藩
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復命巡撫實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
部右侍郎畱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珍
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虜酋也先寇獨石

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可託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虜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緣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集兵爲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請命於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爲公辭謝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周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

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爲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虜賊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彼旣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爲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爲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虜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全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嘗經虜剽掠請敕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爲至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爲安危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歸降也先因爲之用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荊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

侍講徐瑄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爲慟哭
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宮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
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
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
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
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
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
引卻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虜營虜覘我軍嚴整不
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
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爲十
月旣望虜移蹕蹕漸遠乃舉礮擊虜營虜死礮下者萬計也先大
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論
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也復何言大同

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爲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
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
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鑿輿而回虜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
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
虜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
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眞保定易州皆京
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
肆剽掠力弗能及卽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益以
兵往爲之援復請敕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虜之深
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守官軍互
爲應援俾無僨事謀報虜偪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
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
卽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剋日大舉者旋
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弗靖乃以計

授楊俊禽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虜竟畏憚悔禍不敢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庭衆趨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時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于彼以爲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舟所經商船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入寇時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爲重鎮尋謀知爲虜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爲虜所虜公謂此不可棄卽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

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爲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淞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莅其地畱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

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恆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院使董宿來視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具述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閒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敕諭畱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

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己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敕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瑄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歿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漿酌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

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爲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爲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庶不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暮何得賄無算耶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盜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爲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旣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滅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達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冕遺義兄康詣達達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葬于祖塋卽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

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恆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人之明如此公所著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祀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已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知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內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

今僅存節菴詩文藁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
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鏞之女柔惠靜專
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
之生子一卽冕自副千戶改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
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
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嗚呼公之
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
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
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緜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
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卽冕所述掇拾其概俾之
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爲他日爲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于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爲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
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司五兵民困畢甦邊塵肅清時方

宴安虜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梃以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
北曾未浹旬虜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泊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譏
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虜衝一時安危萬
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
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
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嘯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
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頴國武襄楊公言行錄

洪

楊尚寶

廉

楊洪字

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開封昌平侯卒年

追封頴國公謚武襄公起行伍生長在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
邊功歷升將帥能用奇兵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
人畏之呼爲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
焉

古穰雜錄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詭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

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上
閣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書源
復旨而衡貶廣西繼而為部卒李友全等奏上以付洪自治頗類
宋太祖待郭進事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鏗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
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回人口萬
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
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
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
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
奏捷以洪為昌平侯否泰錄

孰闕王略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以卻天驕堂
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孽氣銷回鶻羅拜呼韓趨朝壯哉
虎臣不數驃驍彭部撰贊

兵部尚書王公言行錄竑

楊尚寶廉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任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尚書
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
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
邪為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
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
之名遂以聞於天下薛瑄題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彈文未起錦
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起捽馬順首日此
正姦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拳擊馬順死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擢升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即
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
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
境而還京師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機辯過人

百千等而有爲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憲菴

升今官出鎮居庸虜方入寇邊兵訥訥公以大義開論之正色以

率之沈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

有異於人者不能也劉儼撰送督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侃侃無所顧

忌土木之變摧奸禦侮忠義奮激以功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

兩奉璽書巡撫淮揚總督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元迄天順末

禩公名大振于中外今上卽位圖任老成登公八座駟致柄用而

公已屬疾矣上每畱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王儼撰

休菴詩曰王公菴居昔名慙拉摧奸臣九天上卽今卻以休爲名

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健毗高掛乘剛風一日千里無畱蹤欸

然卸落艤洲島知進識退無途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

英雄黃門領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略萬貔虎南畿

憲力孤鷹鷂劉定之撰休菴歌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六

皇明名臣瑛琬錄卷之七

副都御史羅公壙志銘

亨信

袁主事

袁

后集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既致仕之八年壽八十有一
 歲以天順丁丑十月二十五日考終於家訃聞遠邇莫不哀悼皇
 上念公為國大臣嘗有功勞於邊境命禮部遣官致祭工部營治
 葬事其冢子泰以墓壙之石未有刻辭遂具行實屬筆於衷乃序
 而銘之公諱亨信字用實其先南雄人後徙東莞之英溪祖德寬
 父祖昌俱不仕而以公貴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公自幼穎敏好
 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苦刻立志讀書年十七選為邑庠生永樂
 癸未以葩經領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是年五月
 授工科給事中往淞江視水災奏免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以
 甦民困丁繼母洗氏憂起復調吏科升右給事中坐累謫交趾公
 素位而行雖遠在荒服亦怡然自得未嘗有憂苦無聊之歎因自
 號安素久之用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命往通州察倉庾之弊巡按

眞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有聲再丁繼母何氏憂命馳驛奔喪卽起復大臣有言公堪任方面者詔復舊任食按察僉事俸宣德乙卯升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塞公殫心力夙夜不懈皇上念邊境苦寒降敕勉勞公益感奮正統丙辰與都督趙安率師巡邊戊午丁外艱奪情視事明年殄虜功成公升俸一級賜紵絲四表裏白金二十兩始命馳驛歸葬父畢事還京奉敕巡撫大同宣府并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除害爲久安計公悉心國事勞來措置無不得宜言聽計行信任惟允正統戊辰冬十二月給正二品誥命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與父皆如其官公在邊年久諳於地利之宜戰守之法轉輸之方每有建白無不嘉納己巳秋北虜入寇京師廷議召宣府總戎入衛眾紛然欲遂棄其城時公巡撫其地遂挺然仗劍當門止之眾遂定是年九月轉升左副都御史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是時公年逾七十且有疾上章致仕不俞復承白金文綺之賜庚午秋七月復懇

上章皇上復察公實老病得俸致仕公還鄉里始建祠堂治先隴營居室越八年以壽終其生則洪武丁巳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劉氏先公二十二年卒再贈淑人子男二長卽泰次賓女七人泰等以天順己卯十二月二十五日癸酉奉公柩與劉淑人合葬於麻地嶺祖塋之右乙向原也嗚呼公之俊德偉烈朝廷任以腹心用爲耳目忠誠體國四十餘年累承恩賜晚歲歸休優游鄉曲壽考令終其歿也復蒙朝廷賜以葬祭若公者可謂生榮死哀無憾也矣銘曰

德懋展也位望顯也福全考終世所妙也茲卜諸幽山盤土厚固藏銘壙永利而後

吏部尚書何公行狀

文淵

章恭毅公

綸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也先世諱坦者仕宋爲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階宣奉大夫諡文定坦生紹興太守聖能聖能生武平知縣行行生七二七二生桂芳桂芳生德元公之祖也

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德元生景榮公父也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生於乙丑十二月三十日幼而英邁年七歲入社學從鄉先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卻之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賊哉識者歎其不凡永樂初選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讀書涵濡既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章咸中矩度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廉介自持立朝正色已而巡按山東山東豪右侵漁百姓兼軍衛多擾公發奸擿伏吏民畏之如神仁宗皇帝卽位命考四川吏治公察其殿最而黜陟之人服其當又劾奏工部侍郎楊和黜退參議金文斌副使張銘僉事張明等三百餘人威風凜然貪暴往往棄官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土官知府祿昭妻與耆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冤公移檄止所調軍具以其事

聞於上遂直其冤由建昌行都司入雲南經貴州出播州楊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卻之宣慰出語人此可見何公不可以利動宣德改元正月奉敕清理山西戎伍於其冤濫者直之欺隱者謫之民無有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京弊政十三道御史咸推公復承命以往因奏曰人有誤觸刑憲初犯令者令納鈔贖罪又言老人必選年高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不使非人以虐民害政因請通行禁約上皆從之歲丁未上賜敕命追贈考妣因告歸省及還遇盜行李爲之一空而縣丞張履道家人寄白金十五兩獨存公至京舉以還之封識宛然人皆歎服庚戌五月上以蘇松等郡素稱難治而任郡守者弗得其人乃命大臣各舉其賢能者任之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溫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公至則視民之利病政之得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稅其後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稅之重造版籍莫肯收陸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稅

與水田等於是賦稅不虧而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稅課司河泊所舊征銀鈔既而禁用金銀商稅止輸鈔而舊課不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稅銀例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之苦舊徭役弗均而富者得以幸免公度其貧富第其高下列爲簿籍而民獲其平溫地與金鄉盤石等三衛鄰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爲凶暴廣植田產不供賦役凌轢有司侵刻小民公束之以法軍衛肅然每歲中使至溫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不勝其擾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寮屬集耆老興工料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下中貴官柴某以巨舟浮取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舟泊海港入溫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柴某聲勢燄燄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修明條制使吏有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儲積別善惡居

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內稱治鄰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爲辯其曲直咸悅服而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之大姓也兩家故有怨成爲糧長以賦不時輸縣遣孟圭督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反今以五百人之眾不服進捕逃入於山林必激變又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追捕自謂旦暮鬼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壬子冬十月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于見遣其子間道懷金贖公於旅館公慰諭卻之過客聞其事者因扁所舍處曰卻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爲守未期月政聲熒然聞於京師至是上問吏部尚書郭璉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乎璉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獎勞錫宴於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

者甚厚公既復任感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闕然暇則詣庠序進諸生周旋等講論經史亶亶忘倦又召生徒章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介心公之指教居多歲旱齋戒禱於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禱詞有云薄壽請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歲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羣聚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績乃於要害處設關防守俄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殺官軍者也公詢知賊據烏風洞爲巢穴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得其渠魁時都指運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村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爲撓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且兄弟爭財訟於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其狀有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於

是良觀兄弟感泣退修親睦之行是歲五月浙江布政司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於朝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填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穉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之取於民布裘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眾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丙辰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得振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而羣臣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畧言麓川一

彈丸瘴癘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趨避之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亦人也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與琛入貢若或冥頑梗化則調軍相機勦絕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邀功邊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於奔命民困於轉輸東南騷動眾始悔之辛酉六月旱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況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煙輻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多有失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

留之且擬大拜公以疾力求罷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課童僕耕墾教子讀書而已己巳八月車駕北狩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於家既至以為吏部左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其役遂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於眾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鑾輿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升本部尚書倦倦以進賢圖治為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疾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弗見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嘗為溫守溫民戴吾亦深今去溫數十年然心未嘗不在溫也我死神氣必歸溫矣越三日正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投筆而逝娶揭氏有懿德封淑人側室張氏子男

六人曰宗曰端曰喬新以進士爲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曰喬壽
邑庠生曰喬福曰喬年孫男八曰會同邑庠生曰大同曰仁同曰
智同曰道同曰慶同曰矩同曰瑛同曰瓊同孫女十曾孫男一曰
豐公晚號鈍菴學者因稱之曰鈍菴先生所著有尚書直解東園
集鈍菴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禮記解義
皆行於世章某親受業於公者也故述其梗槩爲行狀以俟名公
誌而銘諸

絃按恭毅章公爲公之門人故道公之盛德爲詳嗚呼公亦偉
人也惟景泰間易儲一事不免爲盛德之累耳喬新仕至刑部
尚書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弘治辛亥
爲御史鄒魯誣妄遂以本官致仕未幾鄒亦左遷蕭山尹爲邑
中仇家瞎其目癸亥喬新考終於家云

大學士高公神道碑銘

穀

李文達公賢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宋者從高宗

南渡徙維揚今爲高郵興化人曾祖諱椿父諱焯以公貴累贈兼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曾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
品夫人高自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恐廢先業
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於興化四子
業皆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教
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游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
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卽能奮力於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
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升左春坊左
司直郎洪熙改元受敕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升翰林侍講
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甲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
元春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
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
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歎服戊午預修宣廟實錄
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間言乙丑進工部

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己巳秋
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泰初虜情
叵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榮升大理少卿公嘉榮
之奮忠卽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初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
從厚眾涉疑未定有干戶龔遂榮投書於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
卽袖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
非分得譴比聖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
者義之辛未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壬
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賜階榮祿大夫甲戌南京災朝廷
念祖宗陵寢所在以公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事竣錄被災者
千餘家悉發廩振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有忤執政執政欲
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
矧之乙亥星變疊見公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
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寰宇通志書成兼進謹身殿大學士是

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爲考官有二執政
以子入試不中文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詔翰林及六科
十三道覆考公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卽強起預考畢毅然入言
曰太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由
是儼得釋公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銜之公屢求退避朝廷重公
忠直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
盡公卽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填委公以衰老弗堪懇乞骸骨
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請賜白金
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賜敕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
徜徉邱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
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導俗則卿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爲榮
越四年庚辰忽疾作以正月十日終於正寢距生洪武辛未三月
十日享年七十娶郭氏累封一品夫人側室杜氏生子一曰峒爲
邑庠生周氏生子一曰岡劉氏生子一曰岐俱幼上聞訃嗟悼遣

官諭祭於其家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爲雖違眾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岨以待讀學士錢君溥之狀來請銘銘曰

白葦黃茅易脆而朽松柏挺生何獨能久抑根之固越心之堅蔚然蒼翠何千萬年豪傑之生有類於此相彼高公實同容止蚤登仕路厥聲孔揚英華之發斐然成章翰苑優游帝資啟沃文衡兩持士論咸服乃位保傅乃參化機錦袍玉帶金馬彤闈見義必爲莫之能禦直道古心慨然自許保全晚節宸眷優優容與桑梓胡不少留亦旣蓋棺名著天壤卹典之褒百世之仰有銘在石懿行輝光嗚呼泉室哲人之藏

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道

李文達公

賢

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於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

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温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旣而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爲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

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卽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賈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大理咸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途眾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說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麗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韶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畱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遁旣而果

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畱之明年升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明斷之譽播於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眾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眾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眾公惓惓以

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
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
異於買櫃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
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甲六月十五日也距生
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
溥次淳次濬邑庠生次治孫男四人禔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嗚呼
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
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
箴規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
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
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
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
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

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知其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南北弗獲相
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手書質問而已天順初公
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閒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
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朝廷得訃遣官諭祭其
家復命有司營葬事禔乃以公門人國子監丞閻禹錫之狀來請
銘其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也哉然義有不可辭者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啟後聞相彼薛公不以自足濂
洛關閩意向猶篤學優而仕實始爲親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匪
辭華實欲聞道身體力行遂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已之私惟公之
迹不愠不知富不俸求難不苟免隨寓而安名亦不顯成彼後學
篤是先賢在古爲難公無閒然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
臻其奧我銘其隧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真

皇明名臣琬琰后錄卷之七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禮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紹

彭文憲公

時

后集

國朝以天下之事分任六部部長貳非負才德重望者不是遷故
當時以為極選其有遷自翰林者人望尤重蓋翰林兼有文學之
長故也然長於文學者政事或不足語政事文學兩盡其能若吾
李公者世亦鮮矣公諱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
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從前參議鮑先生皆受春秋
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
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雲南歸遇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
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
積學以俟大用而公預焉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
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淬礪學以大進乙卯英宗皇帝嗣位擢
翰林檢討預修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
綺加祿秩并賜宴西苑一考最進階徵仕郎贈父如己官封母太

孺人妻孺人已未以贍員賜歸鄉里期年驛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己巳服闋之官踰月滿九載升修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於土木朝士多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爲卒不遣庚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升司經局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爲文禱於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子預修寰宇通志成賜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冬升學士賜二品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駕講學於文華殿尋升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次早召吏部升任公聞者爲之驚喜及卽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翺舉酒酌曰天選侍郎也蓋以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上曰大臣以德

選何以聲音爲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舉翰林二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上謂王翺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翺退語同列曰我不如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已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遊西苑且命內臣陪宴盡歡中有醉失儀者公執禮益恭謹旣歸復爲文記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怙勢請託者峻卻之弗顧甲申今上卽位命翰林纂修英廟實錄以公爲副總裁越二年書垂成公沾微疾卽上章求解任上察識其誠許暫歸俟疾愈復來時成化丙戌秋八月也旣歸疾良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不出耶公曰吾老矣出將何爲辛卯春國子祭酒爲其屬所構去天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重不足以隆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老成有名望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爲祭酒疏入上卽日降敕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

夫初聞召公相慶於朝比訃至又相歎曰天不興斯文耶何奪李公之速也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以壬辰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本縣十三都下村南壩金雞嶺公生永樂丁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成化辛卯正月二十八日壽六十有五曾祖考諱慧龍學行為鄉里師祖考伯魁考遵武俱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妻曾俱贈淑人子男六瓌休寧縣丞玘國子生瑒監察御史璉國子生琛璠孫男女各八曾孫男一公體貌豐偉識見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甚富其爲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爲多其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家與人論文評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學者獎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平居以

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弛張之宜參稽辨析竦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與逆料人之情僞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爲職者二十五年纂述考校恆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道輔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始爲檢討卽以剛直得名楊文貞公深加器重比寢疾英宗遣內侍詢人才文貞舉公輩五人以對當時雖未及用而歸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林每徯公大用以展厥蘊而遽止於此宜乎上下交悼之不已也昔公從學鮑先生嘗館穀余家暨余至京亦主公寓以後聯官聯事又聯比而居相往還談論甚密公喜曰吾與人言多不合與子論事十同八九何耶嗚呼余豈公比幸賴公切磋之益而公以疾去竟不復起然則余之悼公豈常情比耶焯德基道其又何辭謹序述如右復系以銘曰

奕奕安成山水清激秀鍾於人著自古昔高才名德世有顯庸秩躋亞卿實始於公公貌魁奇公才傑特增重鄉邦匹休前烈奮興

科第際遇聖明儲才翰苑頡頏羣英踐歷清華迺遷翰長直氣雄
 文縉紳翹仰帝心簡在爰陟亞卿國有典禮是程是經兼史總裁
 功多同輩升榮有期斂焉而退身退名高天子懷思表儀冑監匪
 公而誰召命及門而公先逝朝野興悲士林殞涕嗟公才具用無
 不宜彼蒼弗佑迺嗇厥施施用未宏昇諸子踵武仕途方進未
 已有子有文有位有年賁終有詔其何憾焉麟碣鬼峩龜趺曩屬
 焯德有辭尚垂永世

副都御史陳公墓碑銘秦

柯詹事潛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武陳公以疾卒於家訃聞上惻
 然遣官諭祭并營葬事其子復以君恩父德皆宜以傳乃專价致
 書來屬予為文將伐石刻於墓道以彰示來世予少慕公名及登
 朝接公偉論加敬重焉請老歸予送於都門外握手歡言以忠義
 相期許抵家又寄詩申前意則予雖晚進辱公之知深矣墓石之
 文其何敢辭按永豐知縣黃永從所著事狀公諱泰字吉亨曾祖

祿一姓陳祖幼鞠於外祖曹氏從其姓至公為都御史始請復焉
 祖子祥俱不仕父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汝繼母封恭
 人吳氏公儀度修整言簡而有章淹貫經史喜為詩永樂癸卯發
 解鄉闈宣德丁未會試乙榜除直隸安慶府學訓導以得教育英
 才為樂正統丁巳廷臣文章薦其賢擢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累奉
 命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奕奕有重名在貴州都指
 揮宮聚素桀驁聞公至不敢肆其奸大軍征麓川歲取士兵二千
 為向導將士或失利輒殺士兵以為功公奏罷之夷人仰戴如父
 母越數月召還調陝西道諸道有疑獄皆以決於公無或稱冤者
 在山西會南北圻旱澇相仍詔下求直言眾皆以為天災公獨言
 洪範庶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職者以格休徵於是都御史陳
 某侍郎李某祭酒貝某御史成某等皆罷去又奏舉山西藩憲及
 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之法在山東以藩憲多匪人陳疏懇懇數
 千言大要以選賢去奸為治本上嘉納之擢為四川按察司按察

使不踰年而蜀大治鎮守都御史寇某忌公才名陰諷所私參議陳某誣奏公杖殺人下刑部獄其人實自溺水死久而始白復官己巳虜寇內侵命公協同將臣守備紫荆關及巡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升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羊口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荆倒馬等關及沿河關口三十六處公早夜究心畫計忘其勞虜知有備遂遁去又考察大名廣平順德河間諸府衛官吏去留咸當人心既而三上章辭位不得命益勵勤以圖報稱甲戌升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呂梁二洪及臨清濟寧諸處河道丙子巡撫蘇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涖下嚴而不苛爲政清明吏不能高下其手以侮公法天順改元以讒言左遷廣東按察司副使連丁父母憂去壬午服闋復左僉都御史加賞賚巡撫四川蜀中老穉皆熟公名聞公至奔走相告曰曹憲使復來吾蜀其將安以嬉乎川郡吏望風解組者數百人甲申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等處兼督漕運軍民皆安之成化改元上章乞歸詞甚切上

念其效勞有年賜允薦紳大夫宴餞於都亭車蓋塞途都人聚觀以爲榮家居五年卒實己丑十月二十二日也其生永樂改元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七配王氏封恭人先公七年卒子男一復月初九日葬公天性孝友常慕鄉先哲李忠定公之爲人平居謹默如不能言在朝廷論事纏纏如倒囊出珠指斥權姦無所顧忌累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勳勞未嘗有矜耀色聞官吏無行檢者怒目切齒必去之乃已以此被讒貶斥其志不少回致仕歸囊中無長物閉戶理舊書里巷人罕見其面閒出遊山水閒哦詩酌酒翫然樂有餘而忘其家之匱乏也學士安成彭公哭曰如此人天下亦少何止閩中予又嘗於廣坐中聽人論時貴賢否得失至公無少疵議者蓋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故爲公論所許無閒言君子士夫方望其大用以究厥施而公未及致仕之年決於引去此其始終全節古人所謂知止不殆者尤爲世所高焉方邁疾語其子曰

死生有命無足悲者慎勿舉僧道追薦之事庶以化乖俗也翌日
正衣冠肅然而逝所著詩文有拙菴集奏議藁武陽志藏於家塾
銘曰

繁陳之先世有顯聞公胤厥後益振其芬鄉有先賢曰李忠定公
仰其風持行純正以儒發身司教泮庠以道率人多就才良廷臣
交薦乃升柱史論事風生聞者喪七再遷憲使往莅蜀川威行澤
沛一方晏然少卿都憲屢躋峻秩帝曰嘉哉予賴汝弼將命於外
歲靡有盜撫民禦虜所至有聲中遭讒言仆而復起天子聖明保
公終始公彌效績仰報休恩惟恭惟敬夙夜弗諼名遂身退乃天
之道尚羊林邱以佚其老年六十七以壽考終錫葬與祭曰旌其
忠君子之榮匪德曷有刻辭於珉以昭永久

此言鎮守都御史寇某忌公才名則錄中左都御史莊愍寇公其
人也嗚呼人才難得瑕不掩瑜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可忽哉
翰林學士文懿呂公神道碑銘原

李文達公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
經小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俱爲教官識者曰此子殆
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於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
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公潛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
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宅假館以養
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廉知之乃延爲子弟師尋
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魁鄉薦明年
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得入祕閣讀
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丁卯朝廷思用奇才乃簡
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
王往還萬里閒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
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士仍兼中
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己亥與修寰宇通
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寶鑑白

金文綺之賚天順改元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
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召入內閣知制誥尋翰林學士庚辰春
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栝梭服貂帽便蕃之
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老母病在牀公躬調
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啟父櫬
歸而合葬之詔有司營葬命公襄事卽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
家未及窆期忽得風疾不起在是歲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生永樂
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上悼歎不已特贈禮部右
侍郎諡文懿命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憲爲
國子生皆異數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撫育兄子皆抵成
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調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
不及也歲時賞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儉爲人
沈毅有醞藉恂恂無華內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己待人立厓岸
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徇人取悅三爲主考取

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於警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
眾其學造詣益深作爲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
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
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大也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
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冀必久於其
位用極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公之先世多顯於宋故
居有稱爲呂家府者高祖茂卿仕元爲提舉曾祖仲雄祖伯誠俱
隱德不仕考嗣芳永樂中領鄉薦爲山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
講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薦爲景州
訓導故萬泉就養而終於此公亦流寓者久之配徐氏累封宜人
子男二長卽憲次卽奎所著有介軒集藏於家嗚呼公與予同事
者六年益端謹篤實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今其已矣可不銘諸
銘曰

浙水之彥代有其人呂氏一族罕與之倫自宋以來至公再顯卓

然奮興斯慶之行儒業相傳自其父兄公克振之以大厥聲遭遇
之隆千載不偶事業文章世豈多有冥冥造物胡不假年乘除之
數率由自然曠典是承責於鄉土生榮死哀昭示終古

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聖朝承平相繼將百年於茲而博雅老成之士歌詠贊襄於其間
以資飭一代之盛者屢見於世若詹事府少詹事姑蘇劉公其一
人焉而今已矣公子瀚持史官陳諫之狀泣而請銘予因慨夫老
成之人漸以漸盡而尚忍銘公哉辭弗獲按狀公諱鉉字宗器號
假菴其先汴人有爲黃州統領者宋南渡時徙建康高祖順之仕
元爲平江路推茶提領因家於蘇遂爲長洲人曾祖元善號雪樓
元末兵亂嘗率其賢豪以障鄉井里人德之祖德讓洪武中以明
經爲沛縣儒學教諭考仲輿隱德不仕用公貴贈徵仕郎中書舍
人妣陸氏贈孺人公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塾輒有志嚮學雖衣
食麤糲弗顧也未冠卽授徒里中從之者甚眾其言動規模如宿

儒鄉之長者皆折輩行與交性孝友母邁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
天求代比沒哀毀垂絕者再見者莫不感歎事兄若嚴師雖加楚
毒不敢怨迎寡姊養於家從父沒而絕嗣公以父命出繼之永樂
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
宣德己酉與修兩朝實錄成賜白金文綺升兵部車駕主事仍蒞
事內廷正統戊午與修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金綺之賚有加
正統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公教之公懲曩之事虛
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
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庚
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公
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公未沒宣己第進士爲翰
林修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寶鏹禮遇甚隆
辛未夏不雨特遣祀濟瀆王申春缺祭酒眾難其人大學士高穀
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遂抗章薦之命下以公爲國子祭酒士

類懼然有得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弗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朝廷欲奪其情公力求終制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念宮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公者遂升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至云已捐館矣朝紳莫不盡然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侍郎李紹諭祭於其家公生洪武甲戌八月二十日卒天順戊寅十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公性介特絕輒媚之態立身以不欺爲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而猶儻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恆館粟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繫逮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冤其人廉之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邪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者甚多立朝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楊

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爲人每稱道之家訓素嚴仲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閱其衣篋以行比還仍閱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耽嗜文籍博極羣書素有醞藉爲文紆徐演迤務造至理詩古淡春容自有餘味方眾賢聚於朝以意氣相雄長公獨用心於內退然沈毅略不與較有假菴稿若干卷藏於家配陸氏封孺人子男四長澄次瀚天順丁丑進士次澣次泳孫男女十人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其縣武邱鄉之原從先兆也

銘曰

時維雍熙氣乃淳固豪傑之才咸出仕路姑蘇之墟文物之鄉卓犖之士後先相望猗嗟劉公聞道甚早成童爲師誦其長老六書之精應帝之徵受薦於京文爲世程乃入祕書染翰滋久國史屢修皇錫多有乃訓吉士乃典文衡懇切公正位升譽騰公爲司成聿興士類其教以身展也無愧公爲詹事入佐元良其輔以道燧兮有光茲也全歸惟帝之卹勒銘高原永示無斁

太常少卿文介劉公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士之所存文與行而已惜乎今之世能具是二者鮮焉若劉文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雨上世自金陵徙江西泰和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為望族五世祖天聲以書經授家塾宋咸淳進士第新民繼之於是劉氏經學盛傳於時曰益厚曰維德曰永寧公之高曾祖也皆能以先業相承考原性號退菴隱居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妣楊氏贈宜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為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恥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庭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階儒林郎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明天下八年與修五倫書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敕命景泰初進侍講階承直郎三

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夫四年與修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十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誥命是年修寰宇通志為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科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之獲免天順改元皇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而一疾不起公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亡仲兄優游文翰閒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及遭親喪立見毀形凡附身附棺之事無所不用其極居閒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敦宮阜城而死公哭之歸櫬於鄉族人數千指稱公無閒言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及上春官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為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為記以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折之不少假借用是直聲

大振訃聞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敕工部營葬事復遣官諭祭其家嗚呼若公者斯可謂之士矣公生洪武甲戌正月十三日卒天順改元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四配淑人王氏故翰林編修覺非之女子男三長節次卽次救孫男二銘曰黃茅白葦天下紛紛孤松挺秀拔然不羣毅此劉公得氣之正浩浩流行莫之敢競繁氣所發有行有文名魁天下義動王人翰苑春坊太常之署較藝編摩綽有餘裕位不滿德士論惜之才不盡用我皇恤之特進崇階載加美諡光振廬陵羞彼千駟公行公文耿兮不磨詔爾後世銘勒山阿

皇明名臣琬琰后錄卷之八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錄

朝

楊尚寶

廉

后集

王翱字九臬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閒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諡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薦升監察御史乙卯升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敕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振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

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眾中拔起為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望素重蠻
 夷聞公至大懼公略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參將范信有才畧因
 事革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癸酉遷吏部尚書嚴考察公
 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薦
 所知上問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終始如此本人也
 遂復賢于闕大見親信公之力也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
 賢報國為己任嘗言北方人老實可用是北方進用多公推轂然
 未嘗使其人知為己功姚夔撰辛未曹欽反夜執李文達於東長
 安砍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卧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
 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
 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並行公出而撫治於名方岳窮邊塞南若江
 右廣海推沮豪俠懾帖蠻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
 酋懾其義惟夷與羌嘗附和北虜獫狁滔天猾夏而公所屹若鉅

防可遏懷襄之勢蓋皇朝用公跡踐三陲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
 銓衡閱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門
 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污金真不煨者焉劉定之撰送致
 社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一毫不苟且
 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
 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
 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
 累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讐之地
 耶李文達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
 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事則無滲漏肅國初孔廟城隍皆木
 主今雖太學亦皆以塑像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
 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
 史今家宰王公易塑像云水東惟忠肅公松柏之姿鐵冠岳岳都
 憲攸宜三撫外服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

羌姬而况苞草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彭韶撰贊

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錄賢

楊尚寶廉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至少保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諡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為驗封主事轉文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景泰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歲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陳敬宗見之以為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乃命行人齎敕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五更二點起

拜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聖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即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

禮部請東宮出閣讀書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周誥甚費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提抄罪人勢

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近譖公多妄言上遂疏
 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而
 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
 賈銓可大用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見其所
 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
 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
 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
 枷於部前以示眾羣議方息五年四月上謂官軍一季俸關銀十
 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
 無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
 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
 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
 誠可慮當徐為之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

子少保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公力止今上即位歷升少保華
 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
 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
 莫能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舊來新不
 二以止乃翁而信受知英皇忠信日親密勿帷幄人望如神太平
 宰輔定策元勳彭韶撰贊德足以附眾量足以容物學問則師古而通
 今儀度則淵止而山屹早貳秩於銓衡遽起居於密勿聳百僚之
 具瞻偉朱衣而赤鞞預斷國是十有餘祀而寵恩孰得而比肩位
 列三孤祿享萬鍾而富貴獨得以兩全蒼生素望乎霖雨賢才多
 賴乎推遷履險如夷卒免危顛蓋惟小人之閒不行而君子之論
 具在雖不永年抑亦奚害澄江文集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鶚

楊尚寶廉

林鶚字一鶚淞江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至刑部侍郎

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以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卽遷右布政使尋轉左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郎公治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曹於兩京出入中外卒稱官守其爲御史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摺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黜落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士不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卒左遷其官特召大臣擢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陞辭召見諭以擢用之意賜食大官兼給鈔爲道里費公至郡舉偏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

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民廬墓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牐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牐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修飭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

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恆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為娼遏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從容請於大司寇務得其情合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云邱濬撰墓志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卒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甚簡言語嗜好待下過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墓志初林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歿也予與黃公實治其喪圖籍之外囊橐蕭然今其子薇雖以恩補國子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

公真其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志銘

驥

葉文莊公

盛

成化七年八月戊辰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敕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敕未臨溘公先以是年九月薨於里第有司已得請如例祭葬既而其家以公遺言上臣驥死無憾愧無以報朝廷恩恤之典乞辭免上若曰老臣清儉固爾死尚然邪不可以不成其志其諾之哉於乎茲兩事前所未有也夫君臣之間仁之至義之盡雖古昔盛時聖賢相遭曾不是過蓋曠千百年而一日焉孰謂世道可誣哉公子完以公門人禮部尚書鄒君幹所為狀請銘盛嘗辱知愛於公不敢終辭按狀公魏氏諱驥字仲房紹興蕭山人也永樂四年會試乙榜為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甲辰從征國有大事公悉與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升太常少卿尋為行在吏部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又辭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九載入見乞

致仕不允升尚書景泰庚午已四乞骸始得歸時年七十有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甲申詔下進階榮祿大夫嘗纂修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三奉敕巡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冊封郊廟耕籍諸禮典無不預公爲人以端重祇慎簡默廉勤爲本頗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品量之下人信服之同列有後進公事越職公面折之卽止雖怨誹不恤也其少舉於鄉聞父病不俟撤棘而同龔年事其兄教諭先生騏愈益恭謹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衣冠相對不閒寒暑莅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升瑞麥皆卻弗奏漁陽復漢循吏祠復立洪武望祭北鎮碑昌平正狄梁公祠在吏部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可之公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邪已巳之變公在南都寢食靡遑率諸司條陳討胡安民之策多見施行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

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戍卒四人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卻拷訊三人內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百改戍邊他多類此里居二十年無事不踰戶閫而遠邇敬禮候問者相屬於道公遇鄉人言孝友忠信遇有官者言勤謹和緩布袍糲食不別治生其清修苦節人或難之不忘憂國與民語及輒蹙額以爲常其鄉故多水患有楊龜山湖隄遺跡牘堰塘瀝倡率修築一方迨今賴之求文者不絕苟可與言不爲厭勸篇章之富出刊板刻幾徧天下有南齋集若干卷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等傳於世先公薨旬餘一夕大星隕其鄰王文政庭中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旣薨而復語意不亂翛然而逝訃聞識與不識莫不嗟悼松人士相率走弔於門制服哭奠哀感尤深云公之先居河南五世祖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文昌始家臨安常德路判官有聲元臨平務副使應其高曾也祖毅廣東鹽課提舉父希哲上高知縣

以兄伯雅無嗣命公爲後公既貴毅伯雅皆累贈正議大夫資治
尹南京吏部左侍郎妣皆淑人公配戴氏累封淑人側室邱氏子
男四完鴻臚序班女五孫男十人曾孫二人完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公齊家塢之樂邱盛又聞公家營葬之使既至某氏趣
其子行曰若忘而父之言乎由是完匍匐詣闕得中輟之命又以
知公之德之盛平日所以刑於家者何如也嘗觀夫七八十年來
名臣舊德所謂三楊二王蹇夏師黃胡于諸公其於公或爲舉將
或延子師或相益友皆禮重無間以至門生故吏如陳少保循蕭
宮師鑑李文達賢翰林楊君珙尹君鳳歧周君敘劉文安定之祭
酒陳君詢自餘方州學職多不勝數然淪謝畧盡知德者寡矣後
生晚出景慕公者如監察御史梁昉知縣李鞏輩不少也公未襄
事李鞏復以公行應謚法言特賜謚曰文靖於乎公孝友行於家
信義重於鄉居官爲良吏典教爲名師爲六朝名卿爲一代達尊
生軫帝恩沒塵國謚銘其宜哉銘曰

子嗟乎公公官八座人不以爲過于嗟乎公公壽百齡或猶以爲
斯人之不久生于嗟乎公厥聲隆隆厥位崇崇實繁其眾孰如文
靖公公也何爲一德初終于嗟乎公永世清風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墓碑銘

觀

王文肅公

俱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巽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曾祖諱祖諱
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
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穎甫能言見母將食河鮑魚遽止之曰
兒聞此魚有毒能殺人家人驚異知其不凡旣而考妣相繼歿伯
兄允孚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蕭田別業治隰田數百畝
躬率僮僕播種斂穫區別疆里井然有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
時郡著姓嚴斯道死有遺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壻能終養者
聞先生賢遂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暇則親
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迪其子遠近
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

樂辛丑縣簿鄭溱將薦於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遣進士齋
敕訪文儒於常蘇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
試天曹以先生爲首會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
請於朝以爲子師柳公歿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導仍
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何禮部尚書胡公薦
升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
見也先生於是盡舉平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爲爲之一
無顧忌初巡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所至
威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還奏稱旨正統庚
申巡南北運河兼檢關津所輸舟船稅鈔以均給於遠歲鹽商人
人稱平壬戌出巡山東首劾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之長
吏之蠹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者去又未可指數
武弁干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積歲未決者悉爲
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魯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

且親書中復堂字以賜乙丑用太常卿蔣公薦升廣西按察司僉
事分巡蒼梧諸郡其行事無異齊魯獯獪兩奉命參贊副總
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豸龍衣寶鏹爲賜時柳侯方
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
益至於饋送之禮則深拒弗納景泰庚午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
十有一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途者二十年比歸
林下又二十年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二
卒之前夕猶命諸子具酒飲至丙夜不寐飲罷命具紙筆爲鄉先
達丁約之作贊口占授冢子畏曰爾第書之吾不能親書矣黎明
命輿至中堂危坐瞑目而逝諸子始扶就寢閱三日始斂容色儼
如平時噫茲非所謂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愧者乎先生爲人稟性
方剛識量恢宏自處困乏以至貴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珍玩之
器皆性所不好也既謝事卽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
供祀謂常存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假貸

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拯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從款洽無厭睦宗和族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箴戒肅然栗然無不拱服見之者卒能銷沮其奢豪蕩泆之心而卽之者熏炙其温厚和平之氣嗚呼老成邈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闡風而興起者乎先生祖塋故在郭北三里許塋側有田纔數十畝始自壯歲經理開拓積五十稔至羸二頃營構廬舍移家居之蓋舍在墓石居之左爲祠堂三間其西北隅葬從姑洎外母孫亦構堂三間扁曰雙節堂右有燕毛亭頤壽堂務本堂大抵皆從樸素俾子孫可以世守故旣植碑刻賜敕其上復爲規戒如世所謂遺言者勒之碑陰使顧諟焉周而墓廬環植果木竹樹動以萬計居常暇日曳杖逍遙其閒因自歎曰凡此基業皆先世所有而失之者於吾中葉僅能興復因取易復之六二中行獨復之義自號中復學者咸稱中復先生云先生博覽經傳而尤熟於史爲詩文冲澹簡易不事刻琢所著有中

復存稿休耕閒話至於篆楷書法亦臻其妙配嚴氏妾孫氏王氏五男畏戒謹嚴出默孫出存王出二女孫四男綸經維緯三女初先生之歸也畏方舉賢良爲建寧府經歷謹中鄉薦任贛州府通判獨戒侍左右未幾畏亦謝事歸比先生歿而謹亦致仕鄉人榮之畏敦尚古道行已接物動必以禮人謂其綽有父風先生旣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其諸子奉柩葬所居杜巷村先塋之次今十年矣建寧頃持其從弟知灤州鼐所述狀來屬銘吾兩家居同里聞先君子長公一紀嘗同仕於朝同歸老於家而子亦從其諸子遊篤世契故不辭其請而序以銘之銘曰

世降俗偷士鮮聞道與時推移出處異操維公卓然古訓是師德義孔時窮養達施任有偉帝有寵賚歸不侍年惟義所在杜巷之圃林木茂繁相羊扶攜亦蕃子孫亦有世祿以供滄瀆壽考令終俯仰無愧封域隱隱其安其藏盟誓耿耿有碑其旁咨爾後人毋食是訓嗚呼先生無窮之聞

